

(接上期)

第六節：漢天一白漢江秋，憔悴黃花總帶愁。吉曜半升箕斗隱，金烏起滅海山頭。

「漢天一白漢江秋」是說經歷了滿清外族統治達三百年之久的中國，也就是「漢天」，終於又有了新希望。「一白」是喻指新的希望。「漢江秋」是指公元1911年的秋季，10月10日武昌起義成功，中華民國成立了，中國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也就是中國於1911年的秋季在武漢又重新崛起。「憔悴黃花總帶愁」是指民國革命雖然成功，但根基非常不穩定，如「憔悴」的「黃花」，黃花在傳統上常被用來指稚嫩的生靈。自從民國建立後，先是袁世凱的復辟竊國，又是張勳的復辟，接著是長期的軍閥混戰，派系割據。國民政權就如「憔悴黃花」，總是，愁事不斷，故曰：「總帶愁」。「吉曜半升箕斗隱」：「吉曜」喻指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半升」指國民黨統治初期，經歷了長期封建統治，外族掠奪和軍閥戰爭的中國，百廢待興。蔣介石領導的北伐戰爭

北宋預言《梅花詩》(4)

剛剛成功，國家正在起步發展中，國民黨政權正在鞏固自己的地位，而這時共產黨的勢力卻於暗中迅速發展壯大。「箕斗」為中國古代星相學中所講的「二十八」宿中的星宿，這裡也就是星星的意思，指共產黨的勢力。「箕斗隱」字，道明瞭共產黨趁內憂外患之機，於暗中迅速發展實力的史實。

「金烏起滅海山頭」一句的「金烏」，是古時候對太陽的別稱，此處指自稱太陽之國的日本。整句指日本在二戰中興起、入侵中國與最終戰敗投降的命運。

第七節：雲霧蒼茫各一天，可憐西北起烽煙。東來暴客西來盜，還有胡兒在眼前。

兒在眼前。

經歷了國共內戰後，中國大陸和台灣呈現了各自對立分治的局面，所謂「雲霧蒼茫各一天」，共產黨和國民黨各自統轄一片天地。下面三句，是指共產黨統治下的大陸所經歷的一些動盪不安的局面。「可憐西北起烽煙」似指平定新疆叛亂和入藏鎮壓西藏獨立運動。「東來暴客西來盜」指五十年代初中國和美國在位於中國東方的朝鮮所爆發朝鮮戰爭，以及後來，六十年代初在西邊的印度單方越過麥克馬洪線，佔領了大片的中國領土，從而爆發中印邊界之戰。在北方，蘇俄自五十年代與中共反目起，一直威脅中國，雙方曾經爆發珍寶島之戰，各自陳重兵於邊界達數十年之久。所謂「還有胡兒在眼前」。按照「北胡南蠻」的說法，此時的「胡兒」是指蘇俄無疑了。

第八節：如棋世事局初殘，共濟和衷卻大難。豹死猶留皮一襲，最佳秋色在長安。

色在長安。

「如棋世事局初殘，共濟和衷卻大難」大意是世界局勢歷來像一盤棋一樣，這裡是指冷戰時期共產國際和西方自由民主體系的對局。九十年代以後共產國家紛紛變色，這對整個共產主義一方來講，就已經是殘局一盤了。共產國家的聯盟徹底解體，絕大多數國家放棄了共產制度，這對共產黨的共產國際，也就是詩中的「共濟和衷」來講可謂是一大劫難。「豹死猶留皮一襲」：豹子是指前蘇聯。前蘇聯的版圖宛如一隻奔跑的豹子。豹死，也就是蘇聯瓦解後，共產黨體系實際已經解體了，只留下些形式被中國當權者所繼承，就像一隻豹死了，但是卻留了一張皮一樣。此時的中國，已經沒有人相信共產主義了，包括共產黨當權者，他們也只是利用共產黨形式維持自己的統治而已。「最佳秋色在長安」：目前的中共當權者，為了給自己的政權形式製造合理性，極力地粉飾虛假的所謂大好形勢，短短的十多年掙得了數千億美金的海外投資，集中大量財力大興土木，裝點首都和各大城市。「長安」也指中國的京城，這裡也泛指中國。但秋色再佳也無法長久了。



九十年代以後共產國家紛紛變色，這對整個共產主義一方來講，就已經是殘局一盤了。圖為1989年隔絕自由的共產集權產物——柏林牆正被拆除。

40年後神秘重現的影子列車

往昔的鐵軌早已拆除，卻轟轟隆隆開過一列老式列車，並呼嘯著遠去，似乎和40年前失蹤的一列客車有著神秘的聯繫。

1995年10月29日夜晚，烏克蘭塞瓦斯托波爾市老扳道工烏斯季敏科正在帕拉格拉火車道口值班。忽然，他看到通往加斯特山採石場的鐵路支線上，駛來一列古怪的火車。他大吃一驚，這怎麼可能？這條直通採石場的鐵路支線早已廢棄多年，支線上雜草叢生，路軌早已拆卸掉，路基上枕木橫七豎八地躺著。列車怎麼可能行駛在沒有鐵軌的鐵路上？

老扳道工以為自己看花了眼，擦了擦眼再仔細一瞧，那確實是有一列車在行駛，只是車頭只拖著三節車廂，而且都是幾十年前見到過的老式車頭、車廂。列車越駛越近。既沒有發出

一點聲音，又沒有一點燈火。當列車駛過道口前方的支線時，老扳道工清晰地聽到那多年沒動過的道岔，在黑夜中發出合閘的叮噠響聲，奇怪的是沒有人在那裏合閘。眼看列車馬上就要進入道口，老扳道工顧不得多想，忙把防護欄放下。剛放好道口防護欄杆，列車已來到身邊，悄無聲息地駛往塞瓦斯托波爾港……

當列車消失在遠方，一切復歸寂靜時，老扳道工好奇地走到支線旁細細察看：啊！太神了！那列車在路基上竟沒有留下一點兒行駛過的痕跡！第二天一早，老扳道工即將下班時，從收音機裡的早間新聞節目中聽到另一件怪聞：「昨夜，好端端的波羅的海艦隊《新羅斯》號戰列艦，突然在港口附近沉沒。」難道這神秘影子列車與沉沒的戰列艦有著某種異常的關係？這列車究

竟來自何方？」老扳道工邊想邊匆匆回家。當事故調查委員會來塞瓦斯托波爾調查瞭解情況時，老扳道工和盤托出自己的所見所思。在事故調查委員會深入調查時，發現有一件事疑點很大。

那是1955年7月14日，意大利桑涅基公司的一列嶄新的豪華旅遊列車，在一片歡呼聲中徐徐駛離羅馬車站。這列只拖著三節裝滿華麗的車廂的旅遊列車中，乘客是106名雍容華貴的意大利富商顯貴，他們將沿途遊覽歐洲名勝古蹟……

列車行駛到一條長長的隧道外時，忽然間，從隧道上方山頂上飄來一股濃濃的，乳白色的雲霧。這雲霧越聚越多、越聚越濃，把整個列車團團包圍了。過不了多久，那雲霧變成一種粘膠狀的液體，包裹著列車擁進隧道……

奇怪的是，那列車進了隧道後便消失得無影無蹤。列車上的106位旅客，除兩位青年人發現不妙跳出車廂沒有隨車進入隧道外，其餘104位旅客全都失蹤了。

當人們從脫險者口中得知事故發生的前前後後趕到隧道現場時，隧道裡一切如故，既沒有撞壞的列車和傷亡的旅客，也沒有一點被列車衝撞的痕跡。離奇的是，這列在隧道中消失的列車，

正是老扳道工在塞瓦斯托波爾看到的那列「影子列車」。

「影子列車」失蹤40年後神秘出現的事引起了人們的興趣，有人想用時間場的理論來作解釋，也有入想用幻覺加以搪塞……。究竟是怎麼回事，看來現代的科學體系是無法解開這一謎底了。人類是該改變一下固有的觀念了，儘快從實證科學的框框中解脫出來。（轉載自新生網）



一億年前的人造地圖

據2002年6月的俄《真理報》報導，俄羅斯拜西克省國立大學物理學教授、著名科學家亞力山大·丘維諾夫博士在真理報網站上公佈了一個驚人消息：有充分的證據證明，在遠古的烏拉爾山脈，存在過一個高度發展的文明。他和他的研究機構在烏拉爾山脈考古過程中發現了一塊遠古時代的石板——一塊用高科技機器製成的三維立體地圖！丘維諾夫博士稱，初步估計，該「三維地圖」石板的年齡至少有1.2億年。

發現「古中國」象形文字？



圖為發現神奇地圖的烏拉爾地區

丘維諾夫博士道，「一開始，還沒發現這塊神奇的石板時，我們的研究主題是：在幾千年前，是否有古代的中國人曾經居住在西伯利亞和烏拉爾山脈一帶？因為我們在該地區的一些岩石上發現了一些像是3000多年前古中國的甲骨文一樣的文字。我們通過研究所有烏法地區的檔案資料，發現了一些18世紀末寫成的檔案筆記上，記載描述了200多塊有象形文字和圖畫的遠古時代的神奇石板。我們當時的想法是，這些石板可能跟古代中國在烏拉爾山脈的移民有一種莫名的聯繫。」

「神奇之石」驚現地底

丘維諾夫接著說，「接下來我們要做的，就是努力尋找這個遠古時代的文明，但隨著研究的

深入，我們發現，這些岩石上的圖畫和文字跟3000年前的那個時代毫無關係。在這些岩石上的圖畫中，根本一次都沒有出現那個時代應該有的動物，譬如鹿什麼的。我們先後組織了6個探險隊考察了烏拉爾山脈無人區，終於在1999年7月28日，在地底下1.06米的地方，挖掘出了這個石板——我們稱它為『神奇之石』。這塊石板長度是1.5米，寬度超過1米，厚度僅有16厘米，重量超過1噸。許多科學家參觀這塊石板後認為，這是一塊浮雕——一個三維的立體地圖！」

剛開始發現這塊神奇石板後，丘維諾夫博士和他的同事們激動極了，他們以為發現了一塊2000多年前製成的產品。很明顯，這塊石板是人造的，它共分3層，用一種特殊的粘合劑貼在

了一起，而第三層更像一種白色的人造瓷！尤其讓人驚訝的是，石板表面的浮雕並不像是古代石匠用手工雕刻出來的，有足夠的證據顯示，一種先進而細膩的機器參與了該浮雕的製作。

地圖上山脈與「現代」稍有不同

丘維諾夫介紹說：「在這塊石板地圖上，能夠一眼認出從烏法到撒拉維特的廣大地區。石板地圖上，烏法山脈的一側和現實中烏法山脈的走向輪廓完全一致，地圖上烏法山脈的另一側跟現實中的稍微有一點不同。其次讓我們疑惑的是石板地圖上所謂的烏法峽谷，地圖上，從現在的烏法城地區到斯特里托馬克地區，地球的表面裂開了一個長長的大口子，足有二三公里深、三四公里寬。我們通過地理學研究發現，這種地貌只在1.2億年前

才可能存在過，也就是在理論上的確有這條峽谷存在！這塊石板地圖如果描繪的是它被製作時的地貌，那麼，石板地圖的歷史至少也有1.2億年！後來我們設想，現在的烏夏克河可能就是由地圖上的這條遠古時代的峽谷演變而來的。」

地圖上竟有「水力發電站」據丘維諾夫博士稱，除此之外，還有更讓人驚訝的，在三維石板地圖上還雕刻著兩個寬500米、總長度達1.2萬公里的河道系統，在這個河道系統內，包括12道300米寬、10公里長、2公里多深的大水壩，這些水壩使水產生一個巨大的落差，能從一邊很容易地傾瀉向另一邊，整個水道系統極像現代的水力發電站！「如果當年真的建成過這個水道系統，那麼，總共將有1000萬億立方米的泥土將被挖走。那將是幾十個大金字塔的工程。」丘維諾夫博士最後說道。